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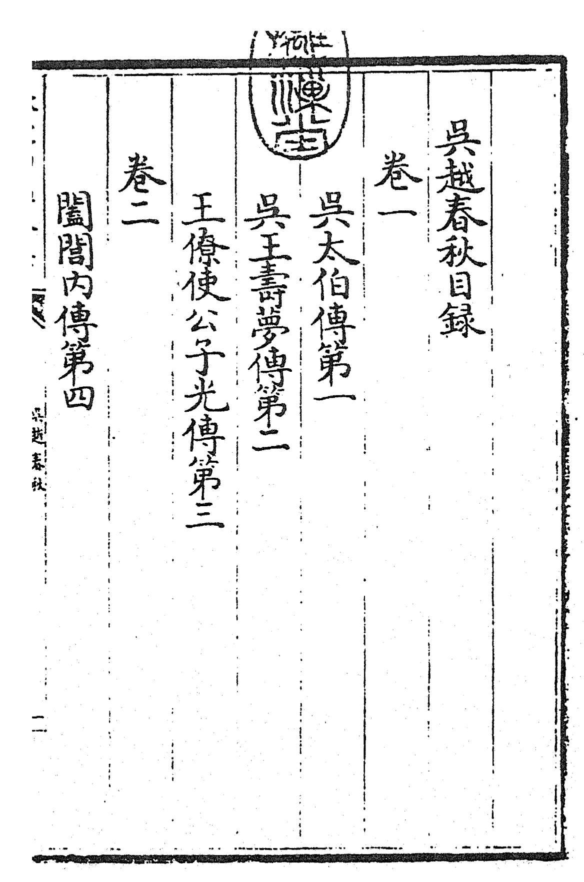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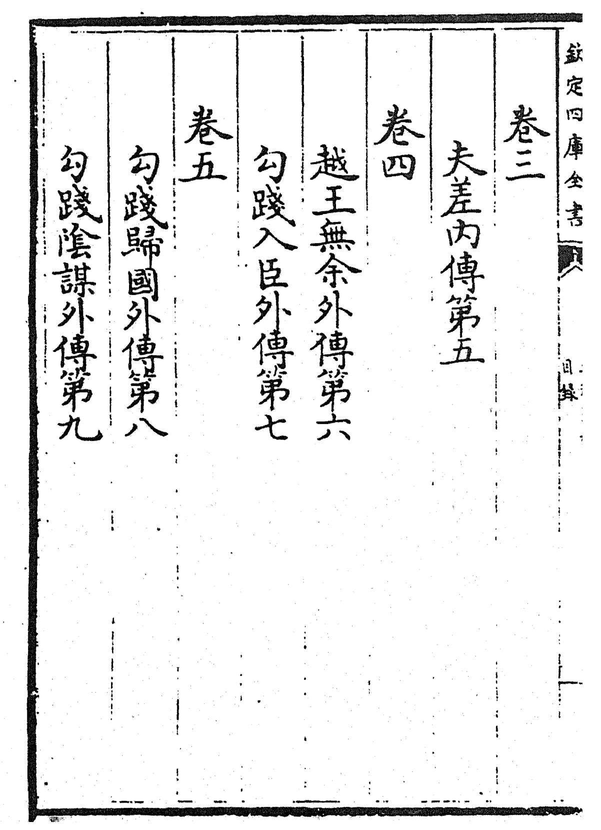
吳越春秋卷一 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吳越春秋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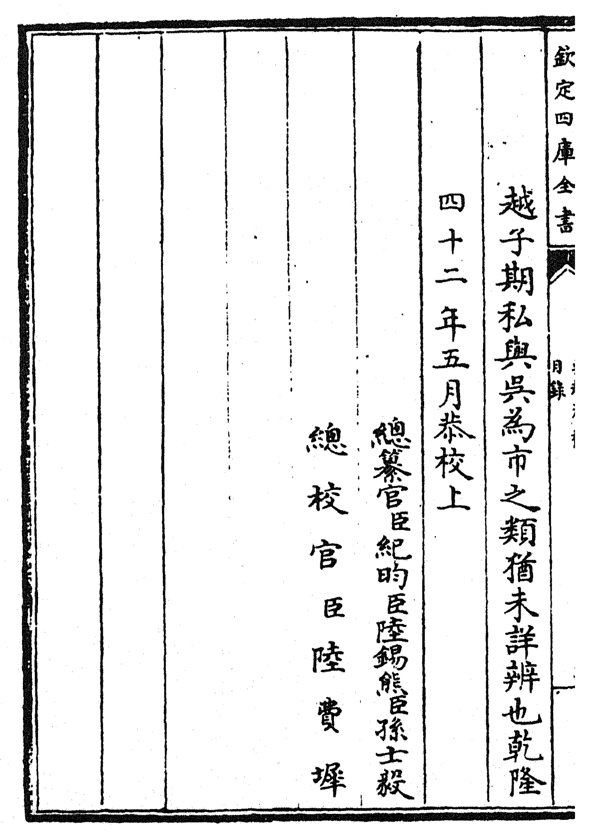
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臣等謹案吳越春秋六卷漢趙曄撰曄山陰人見後漢書儒林傳是書前舊序稱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于世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

隱以為今無此語他如文選註引季札見遺
金事吳地記載闔閭時夷亭事及水經注嘗
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据吳越春秋今睟本咸
無其文云云考證頗為詳悉然不著名姓諸
本往往佚之其註舊亦無撰人但註中時有
徐天祐字惟此本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刋
後有題識云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
祐音註知出于天祐無疑惟其後又列紹興

路儒學學録留堅學正陳昺伯教授梁相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四人名不知序出誰手耳瞱所述多曼衍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時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有螣蛇青龍之語文種占陰畫六陽畫三有玄武天空天關天梁天一神光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其多所附會可知天祐註于事迹異同多有駁正然如季孫使



越子期私與吳為市之類猶未詳辨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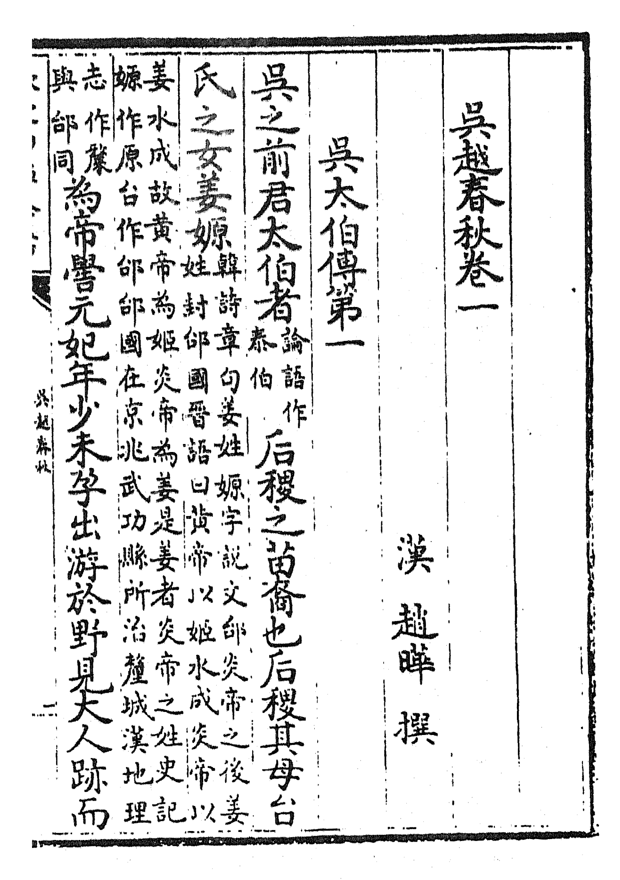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吳越春秋原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于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録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

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譔吳越春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于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刋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

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刋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為詳取節焉可也



吳越春秋卷一

漢 趙曄 撰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泰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封邰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姜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

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黄黑陵陸地水高

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姸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姞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閒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

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世本隃作榆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世本作亞圉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圉字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

平漆縣東北有豳亭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豳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顔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户其書云云此葢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

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為於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作據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絶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

共立以為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令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

按孔叢子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

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

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于遂作熊遂喬作檇廬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甲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畢于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史記正義同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以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

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狐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

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

有舊制柰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長攝行事當國政正也出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

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公庶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

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作察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閽弑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當删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

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効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餘艎）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員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

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猝怱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與登焉王曰臺美伍

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氛祲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

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娶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

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令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

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寃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反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

心忉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

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儌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

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書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

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謂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

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

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浸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潯當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

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劒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劒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中人吾為

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

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髪佯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

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

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鱄設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

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遏是其名諸樊是其號

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聲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

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

子建故母在郥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條十一年此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條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器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

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其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絶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窋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

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窋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軹倚專諸胷

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増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註軹謂兩轊詩詁曰車軸之耑貫轂者為轊轂末之小穿容轊者為軹此言立戟交軹謂戟之立如軹之交倚專諸之胷也

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 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

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一

吳越春秋卷二

漢　趙曄　撰

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出莊子）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縶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

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絶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

天門通閶闔風也史記律書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户也巳為地户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内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

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劒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

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絰葌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

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疊通作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疊成二鉤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

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鉤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年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披美切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白俱作伯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黎何罪子胥曰白州黎楚之左尹號曰郄宛郄當作郤據此書似以伯州犂郤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郟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黎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别氏郤

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犂號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旦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郤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郤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

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逺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横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鷰向日而熙誰

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覩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

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呉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呉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柰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呉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

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戰（水字下當有神字）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

子與神鬬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徼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辛音猝於字疑當作䘨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當作䚨恚瞑必來也愼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

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

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嘿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

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

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

其死不貴無義令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絶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劒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内計二子

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足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

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劒盾[堅尹切兵器所以敵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絶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鐵椹]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

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為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

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

州犂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戌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犂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奢伯州犂與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所笑且郤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讐於楚故彊敵之兵日駭楚國

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題湊棺木內向也）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

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劒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劒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絶湖皆作胡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劒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劒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

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劒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耶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悦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劒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持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

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此之前雖彊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檇里左傳史記俱作檇李檇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

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子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以歸為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大夫當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

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肅爽駿馬也爽音霜亦

曰驌驦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困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絶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别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禹貢至於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令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

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澨五戰經至於郢王追追當作迫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綿婢切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濉河水出崑崙濉與雎同杜預曰雎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雎水出梁郡鄢縣酈道元註雎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三說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濉濟

江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䢵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令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鄖音云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令松滋也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鄖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

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實之（實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

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

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

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劈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栢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栢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吴為無道封大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栢公栢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吴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

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左傳國語皆作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疆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興兵伐吳

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朞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唐從吳子胥伐楚故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遂歸

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澨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鄢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反之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鞭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寇不絶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姦妻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刼刼疑當作劬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之暢達當作而

暢達之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悷音戾悷悷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䜛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

息曰吾嘗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

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呉人作鱠者自闔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閶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呉呉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呉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冢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

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大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伍子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

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
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絶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
里按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鯝
山越絶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
縣東北吳之潔宮越王獻西子於此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且闔閭之
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為鄱陽縣屬九江郡今饒州
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

不有吳師皆亡臣伍員伯嚭為之也其間薳澨棘櫟麻五邑之役與庸浦皐舟鵲岸房鍾州來雞父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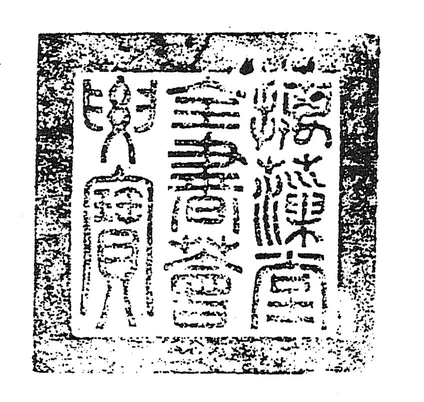
楚懼吳兵復往乃去郢徙于蔿若

蔿若字誤當作鄀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是乎遷郢於鄀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公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纍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宗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就是鄀音若服虔曰楚邑今襄陽也

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潘奕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吳越春秋卷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吳越春秋卷三

漢 趙曄 撰

夫差內傳第五

年夫差（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高無丕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以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

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儆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比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代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

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為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興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牙晏）

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器選士飽弩

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墮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郤郤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甲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

與吳爭彊臣竊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絶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彊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

人不困居越絕困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作弔君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

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逋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

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鱉（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

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

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令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作

興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

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

數戰伐士卒不思國語思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胥

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

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

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

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意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

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鼈（越絕鼈下有餌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

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若將遂大義獘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

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辨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怙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

宮見兩鑑音歷鬲屬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鋘音吳刀名鋘鋘山出金作刀可切玉殖吾宮墻流水湯湯音商流貌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鑑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

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予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

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救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

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偅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鐩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盲作

甬僮作當者是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

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大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救瘑（古禾切 疽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

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

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大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

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計策若艾草菅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

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衷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

死掛子胥傳作抉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

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何如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竝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

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令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吳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

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候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

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一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

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

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悏然悔殺子胥乃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國語作沂者是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黄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

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洽沾也）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

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黄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覩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内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説松江錢塘浦陽江也揚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

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令其地亦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

諸臣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音飼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闇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若荼周禮望而眂之欲其荼白也註韋革遠眂之當如茅莠之色詩有女如荼箋荼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

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
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
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
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
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
期今大國越次而造敝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
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
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

來告冠蓋不絶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睢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不肖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言盡力也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亦當作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

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
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
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老
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王愧晉
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
歃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
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
郡竟陵縣東北令荊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

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作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胙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為二君

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再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

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別名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偉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寰宇記亦同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

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聖

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絶云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

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祜曰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因辱吾君與君夫人使並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令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

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忘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如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

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使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敎天下之為人臣者越於是乎失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繴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餘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

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絶隰作累）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絶言宰嚭之死者五曰擒夫差殺太宰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絶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絶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楚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益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家墓如巫臣要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也）

吳越春秋卷三